

祕魯的財政危機與軍事政變

王建勋

壹 共和時期的政黨鬥爭

祕魯共和國位於南美洲西岸，北界厄瓜多、東北和哥倫比亞接壤、東與巴西及玻利維亞交界、南鄰智利，全國面積一百二十八萬五千二百十五平方公里，以土地面積來說，僅次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而為拉丁美洲第四大國。人口一千三百萬，印第安人佔46%，印、歐混血種人佔45%，餘為白人和黑人。

自十六世紀起，祕魯即為西班牙殖民地，至一八二〇年，哥倫比亞、阿根廷及智利均已宣佈獨立，因而祕魯受到影響，亦展開獨立運動，但直到一八二四年，始將西班牙軍擊潰。由於祕魯的獨立，而結束了西班牙對南美洲（除巴西）垂三百年的長期統治。

祕魯獨立以後，在一八三六年曾與玻利維亞組成聯邦，但不數年即告瓦解。一八七九年，由於智利攫取在祕魯與玻利維亞兩國邊境的太平洋岸的硝石產區，祕魯復與玻利維亞聯盟對智利作戰，此即所謂「太平洋或硝石戰爭」。戰爭延至一八八三年始告結束，結果玻、祕兩國戰敗，玻利維亞喪失其僅有的海港阿利加港（Arica），而祕魯則割讓盛產硝石的塔拉柏加（Tarapaca）與智利。祕魯經過長久戰亂，其經濟受到很大的損害；在硝石戰爭以前，祕魯農產品海外貿易數量增加，加以沿海島嶼大量鳥糞所帶來的財富，使其經濟安定達數十年。但在硝石戰爭以後，首先由於戰爭期間影響了貿易的發展，戰敗以後又喪失了盛產硝石的塔拉柏加省，同時，鳥糞蘊藏亦已逐漸告罄，祕魯的財政與經濟都面臨着嚴重困難。其後，所幸各執政者均能接受近代經濟思想、穩定幣制、開發東部、探測天然資源、吸收外資及鼓勵出口等措施，使祕魯經濟在漸趨多元化發展下，而有了復甦的現象。但是在政治方面，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其政壇一直都為軍人把持，政局亦動盪不安，到了廿世紀，祕魯政治雖已逐漸走向民主政治，然而歷屆總統仍多醉心於寡頭政治，以致自一九〇八年以來，五十餘年中，就發生了廿一次革命事件。而自一九三六年起，近卅年來，黨派林立，諸如美洲人民革命同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民主運動黨（Movimiento Democrático）、人民行動黨（Acción Popular）、奧特里亞國家聯合黨（Unión Nacional Odrista）、基督教民主黨（Demócrata Cristiano）以及屬於共黨組織的祕魯社會黨（Socialista del Perú）、國家解放陣線（Frente Liberación Nacional）等，這些政黨鬥爭激烈，每當選舉必然造成軒然大波，因而亦就時常引起軍事政變。就如一九四六年總統選舉時，即會引起全國總罷工、罷課以及遊行示威，並且美洲人民革命黨的布斯塔門德（Bustamante Y. Rivero）雖告當選總統，但未及三年，即被國家聯合黨的領袖奧德里亞將軍（Manuel Odria）指為傾共，而領導軍人推翻了布斯塔門德政府，並下令通緝該黨重要領袖，從而引起國內左派組織一連串的示威運動，最後又發展成學生與警察混戰，造成流血暴動。

布斯塔門德總統被推翻以後，即由奧德里亞為首的軍事執政團臨時執政，到一九五〇年大選時，奧德里亞始告當選總統。奧德里亞在其任內雖努力建設，但因實施鐵腕政策而被國人指為獨裁，所以在一九五六六年大選中，各政黨乃支持崇尚民主政治的民主運動黨浦樂多（Manuel Prado Y. Ugarteche）當選了總統，奧德里亞雖再圖謀起事，但却告失敗。此後祕魯共黨就參加了「工人聯合會」的組織，勢力大增，因而共黨及左派政黨亦就猖獗起來。

貳 一九六二年政變後的共黨動亂

一九六二年七月，祕魯全國舉行大選，在選舉開始，全國三千個投票所開出的選票是：美洲人民革命同盟黨的度雷（Raúl Haya de La Torre）獲五十五萬八千票遙遙領先，其次是人民行動黨的貝隆德（Fernando Belaunde Terry）得五十四萬三千八百票，國家聯盟黨的奧德里亞得四十八萬一千四百票。但至整個選舉統計結果，情形大變，三位競選的政黨領袖所得選票數字完全倒轉了過來。因此，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以及共黨就發動「工

人聯合會」，宣佈全國總罷工，並煽動學生示威，要求重新選舉，但却被當時浦樂多總統所拒絕。而軍方鑑於國內情勢的混亂，亦要求浦樂多總統取消那次選舉，結果又造成政府與陸軍間的僵持局面，加以共黨從中煽動，陸軍司令哥多依將軍（Ricardo Perez Godoy）就在七月十八日推翻了浦樂多總統，浦樂多總統逃往國外，民主運動黨亦隨之解體。

一九六二年軍事政變以後，英、美均拒絕承認軍事執政團，中南美國家如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明尼加、宏都拉斯、墨西哥等國亦中止與祕魯的外交關係，甚至美國更停止對祕魯的經援。加以國人的反對，結果迫使軍事執政團答允舉辦選舉，將政權交還人民。一九六三年七月，軍方如期辦理選舉，選舉結果，人民行動黨貝隆德在聯合基督教民主黨支持下，以七十萬零八千票而告當選，美洲人民革命聯盟度雷則以六十二萬三千五百票落選。

但是祕魯是每隔六年舉行大選一次，除選舉一位總統、兩位副總統，尚包括五十五名參議員及一百四十六名衆議員，均由各政黨所選出。所以美洲人民革命聯盟在總統選舉中雖告失敗，但在國會中却獲得多數席次，在其與國家聯合黨結合以後，就控制了國會，此後，來自於國會的阻力就經常困擾着貝隆德總統，影響祕魯政局不能穩定。另一方面，由於國際共黨的滲透，祕魯共黨勢力崛起，它一方在山區中建立武裝力量，一方在城市中製造騷亂，而企圖建立共黨政權。所以貝隆德總統就任開始，亦面臨了共黨顛覆的危機。在祕魯共黨建立武裝力量方面，早在一九五六年即行開始，那時祕魯共黨只是以武器支援印第安人在中部巴斯哥（Pasco）、呼寧（Junin）及南部庫斯哥（Cuzco）、阿布里馬克（Apurimac）等省奪取農田，所以時起暴亂。至古巴赤化以後，來自於國際共黨的金錢與武器的支援，以及很多祕魯共黨份子在古巴或匪區接受游擊戰訓練，至一九六三年，祕魯共黨就首先在北部利柏塔德省（La Libertad）和南部庫斯科省（Cuzco）建立了游擊隊據點，在大批貧苦的印第安人加入以後，情勢就更為嚴重。因而貝隆德總統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在祕魯國會中就指責了國際共黨在祕魯從事滲透顛覆活動，他表示將以種種努力來挫敗國際共黨的顛覆陰謀。接着國會就通過一個取締共黨的法案，對參加外國援助的顛覆活動，規定均處死刑，並且在一九六五年十月，祕魯政府又發出七百四十萬美元作為剿共的專款，不斷調派軍

、警包括空軍和炮兵，對共黨游擊隊展開清剿活動。

祕魯共黨在製造騷亂方面，也是很早就已開始，起初它只是利用政黨間的鬥爭來製造混亂，尤其它不斷的想利用美洲人民革命聯盟來奪取政權。但是在其勢力增長以後，它就開始向工人及學生中滲透，所以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共黨就煽動學生反對美洲國家外長會議對古巴實施經濟和外交的制裁，在祕魯首都利瑪（Lima）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暴動。其後，祕魯共黨就不斷煽動工人要求沒收美國資產，如美國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所附屬的國際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美國的塞羅德巴斯科（Cerro de Pasco Corporation）礦業公司、以及安德遜（Anderson Clayton）農產品統銷公司等。從一九六四年起，祕魯工人就經常罷工。一九六四年一月，祕魯衆議院開始討論收回國際石油公司所開採的布雷帕德納斯油場（La Brea Y. Parinas）的議案，但以多數反對而未通過，共黨乃領導全國工人罷工和示威；三萬五千名石油工人及冶金、礦業、交通運輸等十三萬工人，在一個月內就發動了十次總罷工。同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六四年五月，祕魯與阿根廷足球比賽釀成災禍，觀眾騷動死傷千人，而共黨恐怖份子則乘機縱火製造騷亂。到了一九六五年四月，祕魯北部利柏塔德省和南部庫斯科省的共黨游擊隊亦爆發了動亂，同年六月，一支共黨游擊隊在呼寧省攻佔了美國塞羅德巴斯科銅礦公司所屬的一個礦區。其後經過政府軍事鎮壓，情勢稍有緩和，但是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所以又連續舉行罷工和示威。這種共黨製造混亂情勢的發展，迫使貝隆德總統在三年以來，曾三度停止憲法的保障，採取緊急措施，所以祕魯的共黨動亂，實際上，已使國家基礎發生了動搖。

參 擴充軍備、努力建設所引起的財政危機

祕魯的共黨動亂，雖然經過政府軍事鎮壓，但情勢並沒有完全好轉，到一九六七年四月，玻利維亞爆發共黨武裝顛覆危機，因而祕魯又感受到共黨顛覆的威脅，所以貝隆德總統就加強擴展軍備，以作防禦。一九六七年五月

，祕魯就向英國皇家空軍（Royal Air Force）要求購買六架噴射轟炸機，

但是就在祕魯與英國達成協議的時候，美國却認為祕魯擴展軍備行動，極易引起拉丁美洲國家的軍備競賽，因而表示反對，結果英國只好追隨美國的政策而停止了這項交易。然而貝隆德總統並未因美國的反對而中止此項行動，不久祕魯空軍部長哥里阿地（José Gagliardi）就聲明希望獲得法國夢幻型（Mirage）噴射戰鬥機，很快就獲得法國的同意，最後祕魯終於購買了法國十二架夢幻型噴射戰鬥機和兩架夢幻型噴射轟炸機，總價是四千萬美元，分五年付清。此外祕魯的海軍與陸軍方面，亦在尋求新的裝備，然而貝隆德總統不斷擴充軍備的結果，使軍費負擔加重，特別是用於空軍的費用，在一九六七年就增加了72%，使祕魯國家財政首先受到了影響。

另一方面，貝隆德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一九六三年大選期間，曾擬具很多改革與建設計劃，尤其貝隆德在總統競選中，亦曾充滿希望的誓言要以「六年的時間完成十二年的建設」，在他當時所提出的改革與建設目標，其主要的有下列四項：

一、實施農業改革計劃：祕魯雖仍是一農業國家，有一半人口從事農業，但耕地面積有限，就現有耕地面積來說，僅佔全國面積4%，且沿海地區，常年缺雨，土地甚為貧瘠，因而糧食生產不足，必賴進口以維持。所以貝隆德就計劃開發東部土地、改良沿海地區的灌溉設施，以增加沿海地區的耕地面積，然後再實施土地改革。

二、開闢公路計劃：在一九六一年底，祕魯全國公路交通總長約二萬二千餘英里，主要幹線為泛美公路和中央公路，但是祕魯地勢崎嶇，甚多天然障礙，所以交通仍極不便利。就如祕魯安得斯（Andes）山脈的東部至亞馬遜（Amazonas）流域一帶地區，其面積約佔全國60%，區內平原及坡地，天然資源甚豐，惟交通為茂密的原始森林所阻，故土地和資源都無法開發，所以貝隆德就計劃在十年中，以九十四億三千萬蘇爾（Sol）來改善並建造全國公路系統，但其重點，仍是在開闢一條橫貫亞馬遜森林長達二千五百公里的公路，因為這條公路的建築，不但可開發由安得斯山脈東部至亞馬遜流域一帶地區的土地，並且亦將使祕魯與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巴西等國的交通更為便利。

三、發展教育計劃：由於祕魯文盲數字佔全國人口50%，貝隆德乃計劃

提高國家教育預算，積極推行教育普及工作。

四、石油國有化的主張：祕魯石油生產逾礦產總值的四分之一。其產量以世界而言，僅佔世界總產量的0.5%，然而石油及石油產品的輸出，却是祕魯賺取外匯的重要來源。因此，祕魯國營費斯卡石油公司（Empressa Petroleo Fiscal）乃積極從事石油工業的發展，以增加國家的財富，但是它的努力却受到美國國際石油公司亦積極開採的影響，使祕魯很多油井都為外人所有，就以祕魯北部的布雷帕連納斯石油礦場來說，它已被國際石油公司開採廿四年之久，至一九六二年，該油場占地已達十六萬頃，在所開鑿的三千個油井中，已有二千二百個油井在噴油。所以在近十年來，石油國有化就成了祕魯不斷爭論的主題，當然在國內政治上亦就產生很大的影響。當時貝隆德基於此一情況，就曾誇口表示在他當選總統當天，就要沒收國際石油公司的財產。

在這些計劃與主張之下，貝隆德在大選中，不但獲得基督教民主黨的支持，並且亦獲得軍方的擁護，而順利當選了祕魯總統。在貝隆德就任總統以後，就勵精圖治，以實現他的諾言，他將大量預算用於教育；從25%提高到35%，亦將大量預算用於修建公路和農業改革，另外還不斷的擴展軍備，因財政就發生了危機，迫使國家儲備銀行退出貨幣兌換市場，於是祕魯幣開始下跌，從每美元兌換26.8蘇爾，跌至每美元兌換26.8蘇爾，但是國家儲備銀行的外匯儲備金，從一九六六年底的一億五千萬美元減至一九六七年八月的不及六千萬美元，因而蘇爾被迫貶值。

此外，貝隆德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逃稅漏稅案件的叢生，而政府在實施緊縮措施下，又不斷增加稅收、削減工資，因而引起了國人的不滿，尤其工人在通貨膨脹，生活費用不斷增加，乃又發動示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利瑪南部阿爾及巴（Arquipa）地方的工人亦起騷亂，搗毀很多商店，在二月，貝隆德總統各項改革及建設計劃無法繼續進行的時候，基督教民主黨首先退出自一九六三年以來的聯合政府。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國家總預算

遭到國會的拒絕，僵持局面直到五月仍無法扭轉，結果內閣總辭，六月一日

貝隆德總統宣佈由現年六十歲的一位醫生埃洛塞耶（Oswald Herculles）組成新閣，但是新閣一開始，就提高石油價格40%，因而就又引起了旅行、運輸等交通事業的工人實施總罷工，使全國交通斷絕，造成都市消費品的缺乏，物價隨之暴漲。至此，各政黨對貝隆德總統的反對、軍方的不滿，已使國內政治顯露出嚴重的危機。

肆 十月軍事政變的爆發

祕魯農產品的出口對象主要是美國，一九六三年祕魯對美國的出口佔總出口的33%，但自一九六六年起，祕魯農產品如咖啡、棉花、糖等對外貿易就遭到美國不斷壓低價格的影響，而使祕魯的貿易十年來首次出現逆差，到一九六八年輸出貿易仍無好轉，因而更加深了祕魯國家財政的惡化，加以美國漁船經常在祕魯領海捕魚，以及美國反對祕魯擴展軍備等，都招致了祕魯政治團體對美國的反感，所以國內各政黨就壓迫貝隆德總統在政治與經濟上脫離美國的影響，而人民行動黨一些主要份子亦參加到反對派一邊。在國家財政發生危機、通貨不斷膨脹以後，反對派在國會中就使用了壓力，拒絕政府一九六八年的國家總預算，其後，它們又嚴厲指責貝隆德總統沒有實行他的諾言，沒收國際石油公司的財產。八月，貝隆德總統為維持其已動搖的政治地位，就開始與國際石油公司談判，結果協議由祕魯國營費斯卡石油公司接管國際石油公司所開採的布雷帕連納斯油場。但是在這項談判後不久，剛被解職的前費斯卡石油公司總裁魯萊爾（Carlos Lorel）就公佈了一個文件，透露有關這次談判祕魯並沒有獲得什麼好處，相反的，國際石油公司更獲得准許擴大活動範圍的有利條件，並且還取消了該公司多年來所積欠的一億四千四百萬美元的稅款。

當這項消息透露以後，全國哗然，所有反對派甚至貝隆德總統的人民行動黨都爆發了憤怒，尤其是軍方，更認為貝隆德總統與國際石油公司的談判，事先未與它們商量，因而就引發了軍事政變，一舉推翻了貝隆德總統。

軍事政變於十月三日清晨二時開始，當時陸軍坦克、裝甲車、軍隊包围總統府，制服衛兵後，就劫持了正在熟睡中的貝隆德總統，他服裝不整的被押上吉普車，隨後就被送往機場，在上午七時押上飛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

艾利斯（Buenos Aires）的飛機，放逐到阿根廷。

政變後，雖然發生了一些零星的暴動和示威，而造成一人死亡數人受傷，但二十四小時過後，軍方已控制了整個形勢，陸軍參謀長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瓦拉士柯（Velasco Alvarado）將軍出任國家元首職務，並由海、陸、空軍的最高級軍官組成新政府。之後，新政府在經過三軍首長簽署的一項公報中指出：由於外資的充斥所引起的財政混亂以及政府廣化所造成的恐懼局勢，軍方為保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採取了斷然的行動。並謂：憲法已無限期停止，凡破壞公共秩序者均予堅強鎮壓。另外新政府宣佈取消貝隆德總統與美國國際石油公司所達成的協議，但是除此之外，仍保證履行所有國際義務及契約。並且新政府在一項記者招待會上亦表示軍政府將實施堅決反共政策，決定制止祕魯共黨的滲透與顛覆活動，其外交政策亦仍將維持親西方的路線。

至十月五日，祕魯各地已呈現寧靜，美國及各國的外交官員仍留在祕魯，但美國國務院却聲明暫時終止與祕魯的外交關係。而在十月十日，西班牙首先承認祕魯新政府，接着梵蒂岡、墨西哥、阿根廷以及我中華民國亦都給予外交上的承認，但是很多中南美國家尚未表示態度，尤其委內瑞拉，在十日已聲稱與祕魯斷絕外交關係。

伍 結論

祕魯在近十年來，由於美洲人民革命聯盟、人民行動黨、國家聯盟的三角鼎立、共黨的推波助瀾，以及軍方不斷的介入政爭，其所造成國內政治上的混亂，可以說並沒有什麼改變。一九六二年軍事政變以後，軍方曾支持貝隆德競選總統，主要是貝隆德當時會提出實行各項改革與建設的諾言。但在貝隆德五年任期中間，由於擴充軍備與積極建設所造成的國家龐大預算赤字，已使其頗為脆弱的經濟基礎發生動搖，在不斷增加中的外債重壓下，到去年九月，其國家財政就發生了危機，並且其各項建設計劃，在財政危機當中無法繼續進行的時候，反對派就更加對貝隆德總統予以嚴重打擊。一九六八年一月，財政部長恩德里昂（Tulio de Andrea）所提一九六八年國家總預算被國會拒絕後，就造成了府、會僵持局面，並且由人民行動黨祕書長賽歐阿奈（Edgardo Seoane）所領導的農業改革機構，其已獲准的預算亦被國會嚴

重削減，使農業改革工作宣告停頓，因而基督教民主黨就退出了聯合政府，跟着人民行動黨亦告分裂。至此，貝隆德總統搖搖欲墜的政治地位已很明顯。所以這種政黨間的激烈鬥爭，一直是貝隆德總統所面臨的最大困難，而使其在五年中就曾更換了七次內閣。

政黨間的鬥爭所造成政治混亂，如以最近發展中的情勢來看就更明顯；距一九六九年七月的祕魯大選，貝隆德總統任期僅餘十個月的期間，國內選舉運動已經開始。財政部長屋尤阿（Manuel Ulio）剛剛訪問了美國和加拿大，並獲得三億美元的貸款回國以後，人民行動黨就有意推舉他競選總統，而基督教民主黨的貝都阿（Raul Bedoya）亦展開了競選活動，但美洲人民革命同盟領袖度雷却另有打算：他一方面積極爭取軍方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國內所有各政黨反對貝隆德總統的情勢，意圖以一個合理而適宜的調人，來領導各政黨從事談判，俾能藉機在明年大選中順利當選總統。因此，重新燃起對國際石油公司的爭論，在反對派方面來說，它們是很高興看到貝隆德總統冒險擔負與美國發生衝突的責任。

再者，國際石油公司在祕魯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由於該公司經常的未能依據一九二二年雙方的協議繳納租金，兩方面早已不斷爭論，所以此次貝隆德總統與該公司談判的結果，在祕魯來說，是不應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並且在貝隆德總統的計劃中，亦並沒有放棄收回布雷帕連納斯油場的立場，而所有祕魯的政治團體和政治領袖們，目前亦都不主張外國資本的理論。因此，此次祕魯軍事政變，在其政黨間激烈鬥爭當中，國際石油公司的爭論，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而已。

如果從祕魯外部來看，這次祕魯的軍事政變，亦是受着整個拉丁美洲近年來發展中的情勢影響：譬如自一九六一年起，美國用於「美洲進步同盟」的經援，幾達六十億美元，但是經常不够分配，並且多數國家的經濟情況亦未因此而好轉，另外一些國際銀行的貸款，亦無法補償其在主要生產輸出價格低落方面所造成的損失，尤其在外資特別發達影響下，一些長久面臨通貨膨脹的國家，在反通貨膨脹方面就不容易收到效果，以致資金外流、外債重壓，使其經濟情況更為惡化。由於「進步聯盟」的失敗，一九六七年四月美洲高層會議中，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對美國表示不快，最後它們雖然勉強同意美國「自助人助」的理論，建立未來共同市場，但是在南美洲來說，貧國與

富國間的距離、經濟上的壁壘，迄今並沒有什麼改善，相反的，它們却在擴展軍備方面開始競爭，而使得這個經濟合作計劃，仍只是一個理想。所以自美國甘迺迪總統為了拯救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落後，並預期各國實行內政改革、建立民主政治，而推動「進步聯盟」計劃以來，迄今非但很多國家的經濟沒有進步，在七年中，反而先後發生了十次軍事政變。

最近兩年來，由於美國不滿意拉丁美洲國家的「不民主政治」以及擴展軍備的行動，乃一再削減對它們的援助，而顯然的美國亦就缺乏了它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其影響所及，拉丁美洲各國政府在「不要」亦「不能」朝向一個進步的方向發展的同時，則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就逐漸呈現混亂，尤其是那些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在它們面臨共黨動亂或經濟危機而又無法解決的時候，就刺激了軍方，而使軍事執政成為應付各種困難的唯一方法。就以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來說，一九六四年四月巴西軍政府及一九六六年六月阿根廷軍政府的成立，迄今已證明了軍事執政確能突破各種困難，而使得國家經濟更有成就，因而在應付共黨動亂方面，亦就發生了效果。

在拉丁美洲各地不斷爆發共黨動亂的時候，很多國家都會遭受到共黨的顛覆威脅，如何消滅共黨動亂，已成為它們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在它們多次舉行美洲軍事首長會議以後，賴以軍事結合而達成美洲國家團結的呼聲越來越高，因而很多拉丁美洲的軍事亦逐漸的接近了政治，而很想維持起國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秩序。所以此次祕魯軍事政變，多少亦受到此一情勢的影響，並且祕魯的軍事政變對於那些仍保持民主政治，不贊成因軍事結合而干預到國家政治的如烏拉圭、智利、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國家來說，無異的亦是一種警告。

亦由於這個關係，祕魯政變以後，軍政府雖然表示要實行大選，將政權交還人民，但是今日的情況顯然與一九六二年有所不同了；祕魯一九六二年的軍事政變，當時不但遭到中南美多數國家的不滿，並且亦遭到美國堅決的反對，其所受到的國際壓力是無法承擔的。而今，拉丁美洲已有四分之三的人民在軍事體制統治之下，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越來越少；美國以及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反對軍事體制的態度已不似以前那樣堅決了，就以美國最近聲明正式承認巴拿馬軍事政府這件事來看，美國在維護民主憲政論調上，更顯得空洞，而這一情況的影響，祕魯的軍政府，在未來是否真的實行大選，亦就成為一個疑問了。（十一月廿一日）